# 資治通鑑/卷2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

► 卷二百三十一

起閼逢困敦二月，盡四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30卷

【唐紀四十六】 起閼逢困敦二月，盡四月，不滿一年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興元元年（甲子，公元七八四年）

二月，戊申，詔贈段秀實太尉，謚曰忠烈，厚恤其家。時賈隱林已卒，贈左僕射，賞其能直言也。

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，引水灌之。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。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，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。澄猶外事希烈。希烈疑之，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，召澄共攻寧陵。澄至石柱，使其眾陽驚，燒營而遁。又諷養子令剽掠，澄悉收斬之，以白希烈，希烈無以罪也。劉昌守寧陵，凡四十五日不釋甲。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，棲曜以強弩數千游汴水，夜，入寧陵城。明日，從城上射希烈，及其坐幄。希烈驚曰：「宣、潤弩手至矣！」遂解圍去。

朱泚既自奉天敗歸，李晟謀取長安。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，不受晟節制。晟因德信至營中，數以滈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，斬之。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，勞其眾，無敢動者，

遂並將之，軍勢益振。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，內不自安，遂有異志。又惡李晟獨當一面，恐其成功，奏請與晟合軍。詔許之。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，築壘未畢，泚眾大至，晟謂懷光曰：「賊若固守宮苑，或曠日持久，未易攻取。今去其巢穴，敢出求戰，此天以賊賜明公，不可失也！」懷光曰：「軍適至，馬未秣，士未飯，豈可遽戰邪！」晟不得已乃就壁。晟每與懷光同出軍，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，晟軍秋毫不犯。懷光軍士惡其異己，分所獲與之，晟軍終不敢受。懷光屯咸陽累月，逗留不進。上屢遣中使趣之，辭以士卒疲弊，且當休息觀釁。諸將數勸之攻長安，懷光不從，密與朱泚通謀，事跡頗露。李晟屢奏，恐其有變，為所並，請移軍東渭橋。上猶冀懷光革心，收其力用，寢晟奏不下。懷光欲緩戰期，且激怒諸軍，奏言：「諸軍糧賜薄，神策獨厚，厚薄不均，難以進戰。」上以財用方窘，若糧賜皆比神策，則無以給之，不然，又逆懷光意，恐諸軍觖望。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，因召李晟參議其事。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，使失士心，沮敗其功，乃曰：「將士戰鬥同而糧賜異，何以使之協力！」贄未有言，數顧晟。晟曰：「公為元帥，得專號令；晟將一軍，受指蹤而已。至於增減衣食，公當裁之。」懷光默然，又不欲自減之，遂止。

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，吐蕃相尚結贊言：「蕃法發兵，以主兵大臣為信。今制書無懷光署名，故不敢進。」上命陸贄諭懷光，懷光固執以為不可，曰：「若克京城，吐蕃必縱兵焚掠，誰能遏之！此一害也。前有敕旨，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，彼發兵五萬，若援敕求賞，五百萬緡何從可得！此二害也。虜騎雖來，必不先進，勒兵自固，觀我兵勢，勝則從而分功，敗則從而圖變，譎詐多端，不可親信，此三害也。」竟不肯署敕。尚結贊亦不進兵。

陸贄自咸陽還，上言：「賊泚稽誅，保聚宮苑，勢窮援絕，引日偷生。懷光總仗順之師，乘制勝之氣，鼓行芟翦，易若摧枯，而乃寇奔不追，師老不用，諸帥每欲進取，懷光輒沮其謀，據茲事情，殊不可解，陛下意在全護，委曲聽從，觀其所為，亦未知感。若不別務規略，漸思制持，惟以姑息求安，終恐變故難測。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，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。今李晟奏請移軍，適遇臣銜命宣慰，懷光偶論此事，臣遂泛問所宜。懷光乃云：『李晟既欲別行，某亦都不要藉。』臣猶慮有翻覆，因美其軍盛強。懷光大自矜誇，轉有輕晟之意。臣又從容問云：『回日，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，決定何如？』懷光已肆輕言，不可中變，遂云：『恩命許去，事亦無妨。』要約再三，非不詳審，雖欲追悔，固難為辭。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，敕下依奏，別賜懷光手詔，示以移軍事由。其手詔大意云：『昨得李晟奏，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。朕本欲委卿商量，適會陸贄回奏雲，見卿語及於此，仍言許去事亦無妨，遂敕本軍允其所請。』如此，則詞婉而直，理

順而明，雖蓄異端，何由起怨！」上從之。晟自咸陽結陳而行，歸東渭橋。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、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，陸贄復上奏曰：「懷光當管師徒，足以獨制凶寇，逗留未進，抑有它由。所患太強，不資傍助。比者又遣李晟、李建徽、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，無益成功，只足生事。何則？四軍接壘，群帥異心，論勢力則懸絕高卑，據職名則不相統屬。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，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。端居則互防飛謗，欲戰則遞恐分功，齟齬不和，嫌釁遂構，俾之同處，必不兩全。強者惡積而後亡，弱者勢危而先覆，覆亡之禍，翹足可期！舊寇未平，新患方起，憂歎所切，實堪疚心。太上消慝於未萌，其次救失於始兆。況乎事情已露，禍難垂成，委而不謀，何以寧亂！李晟見機慮變，先請移軍就東，建徽、惠元勢轉孤弱，為其吞噬，理在必然，它日雖有良圖，亦恐不能自拔。拯其危急，唯在此時。今因李晟願行，便遣合軍同往，託言晟兵素少，慮為賊泚所邀，借此兩軍迭為掎角，仍先諭旨，密使促裝，詔書至營，即日進路，懷光意雖不欲，然亦計無所施。是謂稱人有奪人之心，疾雷不及掩耳者也。」解斗不可以不離，救焚不可以不疾，理盡於此，惟陛下圖之。」上曰：「卿所料極善。然李晟移軍，懷光不免悵望，若更遣建徽、惠元就東，恐因此生辭，轉難調息，且更俟旬時。」

辛酉，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、盧龍節度使。

李晟以為：「懷光反狀已明，緩急宜有備，蜀、漢之路不可壅，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、利、劍三州刺史，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。」上疑未決，欲親總禁兵幸咸陽，以慰撫為名，趣諸將進討。或謂懷光曰：「此漢祖游雲夢之策也！」懷光大懼，反謀益甚。

上垂欲行，懷光辭益不遜，上猶疑讒人間之，甲子，加懷光太尉，增實食，賜鐵券，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。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：「聖人疑懷光邪？人臣反，賜鐵券；懷光不反，今賜鐵券，是使之反也！」辭氣甚悖。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：「太尉視賊不許擊，待天使不敬，果欲反邪！功高太山，一旦棄之，自取族滅，富貴他人，何益哉！我今日必以死爭之！」懷光聞之，謂曰：「我不反，以賊方強，故須蓄銳俟時耳。」懷光又言：「天子所居必有城隍。」乃發卒城咸陽，未幾，移軍據之。張名振曰：「乃者言不反，今日拔軍此來，何也？何不攻長安，殺朱泚，取富貴，引軍還邠邪？」懷光曰：「名振病心矣！」命左右引去，拉殺之。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，本西域胡人，懷光養以為子。懷光潛與朱泚通謀，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，請罷其都統之權。成義至奉天，告懷光子璀。璀密白其父。懷光召演芬責之曰：「我以爾為子，奈何欲破我家！今日負我，死甘心乎？」演芬曰：「天子以太尉為股肱，太尉以演芬為

心腹；太尉既負天子，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！演芬胡人，不能異心，惟知事一人。苟免賊名而死，死甘心矣！」懷光使左右臠食之，皆曰：「義士也，可令快死！」以刀斷其喉而去。

李卞等還，言懷光驕慢之狀，於是行在始嚴門禁，從臣皆密裝以待。乙丑，加李晟河中、同絳節度使。上猶以為薄，丙寅，又加同平章事。上將幸梁州，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，遣使詣奉天奉迎，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。用誠為懷光所誘，陰與之通謀，上聞而患之。會震繼遣牙將馬勳奉表，上語之故。勳請：「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，若不受召，臣請殺之。」上喜曰：「卿何時復至此？」勳刻日時而去。既得震符，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。用誠不知事洩，以數百騎迎之，勳與之俱入驛。時天寒，勳多然蒿火於驛外，軍士皆往附火。勳乃從容出懷中符，以示用誠曰：「大夫召君。」用誠錯愕起走，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。用誠子在勳後，斫傷勳首。壯士格殺其子，僕用誠於地，跨其腹，以刀擬其喉曰：「出聲則死！」勳入其營，士卒已擐甲執兵矣。勳大言曰：「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，一朝棄之，與張用誠同反，於汝曹何利乎！大夫令我取用誠，不問汝曹，無自取族滅！」眾皆讋服。勳送用誠詣梁州，震杖殺之，命副將領其眾。勳裹其首，覆命於行在，愆期半日。

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、楊惠元軍，建徽走免，惠元將奔奉天，懷光遣兵追殺之。懷光又宣言曰：「吾今與朱泚連和，車駕且光遠避！」懷光以韓游瑰朔方將也，掌兵在奉天，與游瑰書，約使為變，游瑰密奏之。明日，又以書趣之，游瑰又奏之。上稱其忠義，因問：「策安出？」對曰：「懷光總諸道兵，故敢恃眾為亂。今邠寧有張昕，靈武有寧景璿，河中有呂鳴岳，振武有杜從政，潼關有唐朝臣，渭北有竇覦，皆守將也。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，尊懷光之官，罷其權，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。懷光獨立，安能為亂！」上曰：「罷懷光兵權，若朱泚何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，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，誰不願之！邠府兵以萬數，借使臣得而將之，足以誅泚。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，泚不足憂也！」上然之。丁卯，懷光遣其將趙升鸞入奉天，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，令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。升鸞詣渾瑊自言，瑊遽以聞，且請決幸梁州。上命瑊戒嚴，瑊出，部勒未畢，上已出城西，命戴休顏守奉天，朝臣將士狼狽扈從。戴休顏徇於軍中曰：「懷光已反！」遂乘城拒守。

朱泚之稱帝也，兵部侍郎劉乃臥病在家，泚召之，不起。使蔣鎮自往說之，凡再往，知不可誘脅，乃歎曰：「鎮亦忝列曹，不能捨生，以至於此，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！」歔欷而返。乃聞帝幸山南，搏膺大呼，自投於床，不食，數日而卒。太子少師喬

琳從上至盩厔，稱老疾不堪山險，削髮為僧，匿於仙遊寺。泚聞之，召至長安，以為吏部尚書。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。

懷光遣其將孟保、惠靜壽、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，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。三將曰：「彼使我為不臣，我以追不及報之，不過不使我將耳。」因目增曰：「軍士未朝食，如何？」增紿其眾曰：「此東數里有佛祠，吾貯糧焉。」三將帥眾而東，縱之剽掠，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，以追不及還報，懷光皆黜之。

河東將王權、馬匯引兵歸太原。

李晟得除官制，拜哭受命，謂將佐曰：「長安，宗廟所在，天下根本，若諸將皆從行，誰當滅賊者！」乃治城隍，繕甲兵，為復京城之計。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，度支給李懷光軍，凡盡。是時懷光、朱泚連兵，聲勢甚盛，車駕南幸，人情擾擾。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，內無資糧，外無救援，徒以忠義感激將士，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。又以書遣懷光，辭禮卑遜，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，勸之立功補過。故懷光慚恧，未忍擊之。晟曰：「畿內雖兵荒之餘，猶可賦斂。宿兵養寇，患莫大焉！」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，擇四十餘人，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，不旬日，皆充羨。乃流涕誓眾，決志平賊。

田悅用兵數敗，士卒死者什六七，其下皆厭苦之。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。巢父性辯博，至魏州，對其眾為陳逆順禍福，悅及將士皆喜。兵馬使田緒，承嗣之子也，凶險，多過失，悅不忍殺，杖而拘之。悅既歸國，內外撤警備。三月，壬申朔，悅與孔巢父宴飲，緒對弟侄有怨言，其侄止之，緒怒，殺侄，既而悔之，曰：「僕射必殺我！」既夕，悅醉，歸寢，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，殺悅及其母、妻等十餘人，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。將旦，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崿、判官許士則、都虞候蔣濟議事。府署深邃，外不知有變，士則、濟先至，召入，亂斫殺之。緒恐既明事洩，乃出門，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，緒疾呼謂眾曰：「劉忠信與扈崿謀反，昨夜刺殺僕射。」眾大驚，喧嘩。忠信未及自辨，眾分裂殺之。扈崿來，及戟門遇亂，招諭將士，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。緒懼，登城而立，大呼謂眾曰：「緒，先相公之子，諸君受先相公恩，若能立緒，兵馬使賞緡錢二千，大將半之，下至士卒，人賞百緡，竭公私之貨，五日取辦。」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崿，皆歸緒，軍府乃定。因請命於孔巢父，巢父命緒權知軍府。後數日，眾乃知緒殺其兄，雖悔怒，而緒已立，無如之何。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。李抱真、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，聞亂，不敢進。朱滔聞悅死，喜曰：「悅負恩，天假手於緒也！」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，合兵萬二千攻魏州。寔軍王莽河，

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。滔別遣人入城說緒，許以本道節度使。緒方危迫，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，滔喜，遣臧還報，使亟定盟約。明緒部署城內已定，李抱真、王武俊又遣使詣緒，許以赴援，如悅存日之約。緒召將佐議之，幕僚曾穆、盧南史曰：「用兵雖尚威武，亦本仁義，然後有功。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，白骨蔽野，雖先僕射背德，其民何罪！今雖盛強，其亡可跂立而待也。況昭義、恆冀方相與攻之，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返逆乎！不若歸命朝廷，天子方蒙塵於外，聞魏博使至必喜，官爵旋踵而至矣。」緒從之，遣使奉表詣行在，城守以俟命。

上之發奉天也，韓游瑰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。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，惡之，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。三令其眾，眾不應，竊相謂曰：「若與我曹擊朱泚，惟力是視；若欲反，我曹有死，不能從也！」懷光知眾不可強，問計於賓佐，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：「取長安，殺朱泚，散軍還諸道，單騎詣行在，如此，臣節亦未虧，功名猶可保也。」頓道懇請，至於流涕，懷光許之。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，徐圖去就，懷光乃說其眾曰：「今且屯涇陽，召妻孥於邠，俟至，與之俱往河中。春裝既辦，還攻長安，未晚也。東方諸縣皆富實，軍發之日，聽爾曹俘掠。」眾許之。懷光乃謂景略曰：「鄜者之議，軍眾不從，子宜速去，不且見害！」遣數騎送之。景略出軍門，慟哭曰：「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！」懷光遣使詣邠州，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，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。韓游瑰說昕曰：「李太尉功高自棄，已蹈禍機。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，游瑰請帥麾下以從。」昕曰：「昕微賤，賴李太尉得至此，不忍負也！」游瑰乃謝病不出，陰與諸將高固、楊懷賓等相結。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，高固曰：「昕以眾去，則邠城空矣。」乃詐為渾瑊書，召吐蕃使稍逼邠城。昕等懼，竟不敢出。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，游瑰知之，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，遣楊懷賓奉表以聞，且遣人告崔漢衡。漢衡矯詔以游瑰知軍府事，軍中大喜。懷光子旻在邠，游瑰遣之，或曰：「不殺旻，何以自明？」游瑰曰：「殺旻，則懷光怒，其眾必至，不如釋旻以走之。」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，聞之，泣白懷光曰：「父立功於國，子當誅夷，不可典兵。」懷光囚之。於是游瑰屯邠寧，戴休顏屯奉天，駱元光屯昭應，尚可孤屯藍田，皆受李晟節度，晟軍聲大振。

始，懷光方強，朱泚畏之，與懷光書，以兄事之，約分帝關中，永為鄰國。及懷光決反，逼乘輿南幸，其下多叛之，勢益弱。泚乃賜懷光詔書，以臣禮待之，且征其兵。懷光慚怒，內憂麾下為變，外恐李晟襲之，遂燒營東走，掠涇陽等十二縣，雞犬無遺。及富平，大將孟涉、段威勇將數千人奔於李晟，將士在道散亡相繼。至河中，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，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，遂納之，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。懷光遣其將趙貴先

築壘於同州，刺史紓懼，奔行在。幕僚裴向攝州事，詣貴先，責以逆順之理，貴先感寤，遂請降，同州由是獲全。向，遵慶之子也。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，據之，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團七百圍之。嶠請降。詔以覦為渭北行軍司馬。

丁亥，以李晟兼京畿、渭北、鄜、坊、丹、延節度使。

庚寅，車駕至城固。唐安公主薨，上長女也。

上在道，民有獻瓜果者，上欲以散試官授之，訪於陸贄，贄上奏，以為：「爵位恆宜慎惜，不可輕用。起端雖微，流弊必大。獻瓜果者，止可賜之錢帛，不當酬以官。」上曰：「試官虛名，無損於事。」贄又上奏，其略曰：「自兵興以來，財賦不足以供賜，而職官之賞興焉。青朱雜沓於胥徒，金紫普施於輿皁。當今所病，方在爵輕，設法貴之，猶恐不重，若又自棄，將何勸人！夫誘人之方，惟名與利，名近虛而於教為重，利近實而於德為輕。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，則耗匱而物力不給。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，則誕謾而人情不趨。故國家命秩之制，有職事官，有散官，有勳官，有爵號，然掌務而授俸者，唯系職事之一官也，此所謂旋實利而寓虛名者也。其勳、散、爵號三者所繫，大抵止於服色、資廕而已，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。今之員外、試官，頗同勳、散、爵號，雖則授無費祿，受不佔員，然而突銛鋒、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，竭筋力、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。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，則彼必相謂曰『吾以忘軀命而獲官，此以進瓜果而獲官，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』。視人如草木，誰復為用哉！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，又不重虛名而濫施，人無藉焉。則後之立功者，將曷用為賞哉！」贄在翰林，為上所親信，居艱難中，雖有宰相，大小之事，上必與贄謀之，故當時謂之內相，上行止必與之俱。梁、洋道險，嘗與贄相失，經夕不至，上驚憂涕泣，募得贄者賞千金。久之，乃至，上喜甚，太子以下皆賀。然贄數直諫，迕上意，盧杞雖貶官，上心庇之。贄極言杞奸邪致亂，上雖貌從，心頗不悅，故劉從一、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，贄恩遇雖隆，未得為相。壬辰，車駕至梁州。山南地薄民貧，自安、史以來，盜賊攻剽，戶口減耗太半，雖節制十五州，租賦不及中原數縣。及大駕駐蹕，糧用頗窘。上欲西幸成都，嚴震言於上曰：「山南地接京畿，李晟方圖收復，借六軍以為聲援。若幸西川，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。」眾議未決，會李晟表至，言：「陛下駐蹕漢中，所以系億兆之心，成滅賊之勢。若規小舍大，遷都岷、峨，則士庶失望，雖有猛將謀臣，無所施矣！」上乃止。嚴震百方以聚財賦，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。牙將嚴礪，震之從祖弟也，震使掌轉餉，事甚修辦。

初，奉天圍既解，李楚琳遣使入貢，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，而心惡之。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，若不堤防，恐生窺伺。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，上皆不引見，留之不遣。甫至漢中，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，陸贄上奏，以為：「楚琳殺帥助賊，其罪固大，但以乘輿未復，大憝猶存，勤王之師悉在畿內，急宣速告，晷刻是爭。商嶺則道迂且遙，駱谷復為盜所扼，僅通王命，唯在褒斜，此路若又阻艱，南北遂將□絕。以諸鎮危疑之勢，居二逆誘脅之中，洶洶群情，各懷向背。倘或楚琳發憾，公肆猖狂，南塞要衝，東延巨猾，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。今楚琳能兩端顧望，乃是天誘其衷，故通歸塗，將濟大業。陛下誠宜深以為念，厚加撫循，得其持疑，便足集事。必欲精求素行，追抉宿疵，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，自新不足以贖罪。凡今將吏，豈得盡無疵瑕，人皆省思，孰免疑畏！又況阻命之輩，脅從之流，自知負恩，安敢歸化！斯釁非小，所宜速圖。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，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。」上釋然開悟，善待楚琳使者，優詔存慰之。

丁酉，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。

己亥，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亦朔方節度使，朔方、邠寧、振武、永平、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。

庚子，詔數李懷光罪惡，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，猶以懷光舊勳，曲加容貸，其副元帥、太尉、中書令、河中尹並朔方等諸道節度、觀察等使，宜並罷免，授太子太保。其所管兵馬，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，速具奏聞，當授旌旄，以從人欲。

夏，四月，壬寅，以邠寧兵馬使韓游瑰為邠寧節度使。癸卯，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。

靈武守將寧景璿為李懷光治第，另將李如暹曰：「李太尉逐天子，而景璿為之治第，是亦反也！」攻而殺之。

甲辰，加李晟鄜坊、京畿、渭北、商華副元帥。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，朱泚善遇之。軍中有言及家者，晟泣曰：「天子何在，敢言家乎！」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：「公家無恙。」晟怒曰：「爾敢為賊為間！」立斬之。軍士未授春衣，盛夏猶衣裘褐，終無叛志。

乙巳，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、同終節度使。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，供晟軍糧

役。

庚戌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。渾瑊帥諸軍出斜谷，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，尚結贊曰：「邠軍不出，將襲我後。」韓游瑰聞之，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，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。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。庚戌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，鍠以其眾迎降。瑊戰不利，收兵登西原。會曹子達以吐蕃至，擊旻，大破之於武亭川，斬首萬餘級，旻僅以身免。瑊遂引兵屯奉天，與李晟東西相應，以逼長安。

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，厚葬之，諫議大夫、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，以為「山南非久安之地，公主之葬，會歸上都，此宜儉薄，以副軍須之急。」上使謂陸贄曰：「唐安造塔，其費甚微，非宰相所宜論。公輔正欲指朕過失，自求名耳。相負如此，當如何處之？」贄上奏，以為公輔任居宰相，遇事論諫，不當罪之，其略曰：「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，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。涉嫌止貽於身患，違義實玷於群恩。徇身忘君，臣之恥也！」又曰：「唯暗惑之主，則怨讜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，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，迨乎顛覆，猶未知非。」又曰：「當問理之是非，豈論事之大小！《虞書》曰：『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機。』唐、虞之際，主聖臣賢，慮事之微，日至萬數。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，如此，陛下又安可忽而念乎！」又曰：「若以諫爭為指過，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；以諫爭為取名，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。」又曰：「假有意將指過，諫以取名，但能聞善而遷，見諫不逆，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，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。因而利焉，所獲多矣。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，則陛下招惡直之譏；黜其取名而不容，則陛下被違諫之謗。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，損彼名而名益彰。果而行之，所失大矣。」上意猶怒，甲寅，罷公輔為左庶子。

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，賞其供億無乏故也。

朱泚、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，河清皆斬其使者。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，殺河清，以軍府附於泚。泚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。

上問陸贄：「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，率非良士。有刑建者，論說賊勢，語最張皇，察其事情，頗似窺覘，今已於一所安置。如此之類，更有數人，若不追尋，恐成奸計。卿試思之，如何為更？」贄上奏，以為今盜據宮闕，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，當量加恩賞，豈得復猜慮拘囚！其略曰：「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，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

兆之奸欺，役智彌精，失道彌遠。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，慮其懷詐復叛，一舉而盡坑之，其於防虞，亦已甚矣。漢高豁達大度，天下之士至者，納用不疑，其於備慮，可謂疏矣。然而項氏以滅，劉氏以昌，蓄疑之與推誠，其效固不同也。秦皇嚴肅雄猜，而荊軻奮其陰計；光武寬容博厚，而馬援輸其款誠。豈不以虛懷待人，人亦思附；任數御物，物終不親！情思附則感而悅之，雖寇億化為心膂矣；意不親則懼而阻之，雖骨肉結為億慝矣。」又曰：「陛下智出庶物，有輕待人臣之心；思周萬機，有獨馭區寓之意；謀吞眾略，有過慎之防；明照群情，有先事之察；嚴束百辟，有任刑致理之規；威制四方，有以力勝殘之志。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，忠藎者憂於見疑，著勳業者懼於不容，懷反側者迫於及討，馴致離叛，構成禍災。天子所作，天下式瞻，小猶慎之，矧又非小！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，實宗社無疆之休。」

丁巳，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。先是，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。澤既覆命，方大宴，有急牒至，以澤代耽為節度使。耽內牒懷中，宴飲如故，顏色不改。宴罷，召澤告之，且命將吏謁澤。牙將張獻甫怒曰：「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，乃敢自圖節金戊，奪尚書土地，事人不忠，眾心不服，請殺之。」耽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天子所命，即為節度使矣！」即日離鎮，以獻甫自隨，軍府遂安。

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，甲子，薨於鳳州。

韓游瑰引兵會渾瑊於奉天。

丙寅，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。

丁卯，義王泚薨。

朱滔攻貝州百餘日，馬寔攻魏州亦逾四旬，皆不能下。賈林復為李抱真說李武俊曰：「朱滔志吞貝、魏，復值田悅被害，儻旬日不救，則魏博皆為滔有矣，魏博既下，則張孝忠必為之臣。滔連三道之兵，益以回紇，進臨常山，明公欲保其宗族，得乎！常山不守，則昭義退保西山，河朔盡入於滔矣。不若乘貝、魏未下，與昭義合兵救之。滔既破亡，則關中喪氣，朱泚不日梟夷，鑾輿反正，諸將之功，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！」武俊悅，從之。戊辰，武俊軍於南宮東南，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，與武俊營相拒十里。兩軍尚相疑，明日，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，賓客共諫止之，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，曰：「吾之此舉，系天下安危，若其不還，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，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。

」言終，遂行。武俊嚴備以待之，抱真見武俊，敘國家禍難，天子播遷，持武俊哭，流涕縱橫。武俊亦悲不自勝，左右莫能仰視。遂與武俊約為兄弟，誓同滅賊。武俊曰：「相公十兄名高四海，鄙蒙開諭，得棄逆從順，免菹醢之罪，享王公之榮。今又不間胡虜，辱為兄弟，武俊當何以為報乎！滔所恃者回紇耳，不足畏也。戰日，願十兄按轡臨視，武俊決為十兄破之。」抱真退入武俊帳中，酣寢久之。武俊感激，待之益恭，指心仰天曰：「此身已許十兄死矣！」遂連營而進。

山南地熱，上以軍士未有春服，亦自御夾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